

俠骨柔腸
無情劍

秋無迹著



侠骨柔肠无情剑

(下 册)

秋无迹 著

长春出版社

目 录

- | | | |
|-------|------|----------------|
| 第十七章 | 琴瑟间钟 | 将雨闻雷……………〔323〕 |
| 第十八章 | 情怀如诗 | 险韵难成……………〔343〕 |
| 第十九章 | 采芝饱腹 | 斩虺食血……………〔365〕 |
| 第二十章 | 奇洞奇遇 | 高师高艺……………〔385〕 |
| 第二十一章 | 水下取剑 | 天外来舟……………〔405〕 |
| 第二十二章 | 秀男陷危 | 丽女绝境……………〔426〕 |
| 第二十三章 | 慨然换血 | 舍功疗毒……………〔446〕 |
| 第二十四章 | 柔肠侠骨 | 为情所苦……………〔467〕 |
| 第二十五章 | 流星落地 | 快意恩仇……………〔485〕 |
| 第二十六章 | 饮血认母 | 断臂谢罪……………〔504〕 |
| 第二十七章 | 剑无光华 | 意失梦碎……………〔526〕 |
| 第二十八章 | 决战在即 | 智者千虑……………〔547〕 |
| 第二十九章 | 疯女疯言 | 侠姑侠胆……………〔566〕 |
| 第三十章 | 灵参宝地 | 刀光血影……………〔588〕 |
| 第三十一章 | 剑生霓虹 | 情结悲喜……………〔610〕 |
| 第三十二章 | 冤家有解 | 门派无争……………〔631〕 |

琴瑟间钟 将雨闻雷

任媿寻声向树上望去，只见个黑影一闪，她因气力消耗过大，不敢再战敌手。忙展动身形，穿枝掠林而去。她不直奔自己的碧溪小屋，先绕了个大圈子，待确认身后无人相随时，才折过身，向碧溪小屋飞奔而去。

孙倩早已等在那里，任媿吃了一惊，道：“不知师父在此等候，回来晚了。”

孙倩望着她问道：“你去截斗尉迟隆了？”

任媿见孙倩一口道出，瞒也无用，便默然以认。

孙倩又道：“你们战了好些时候是吧？”她已看出任媿的疲惫不支之态。

任媿仍是默然，不过略略点了点头。

孙倩续道：“当你感到力所不支时，放了一支飞钉布烟，是吗？”

任媿开口了：“是。”

孙倩问道：“打中了他？”

任媿回答道：“是。”

孙倩叹了口气，道：“你呀！人家去做事，当然是为了他自己，可也是为了你。你不领情倒也罢了，还去阻拦，大施杀手……”

任媿低下头，喃喃道：“师父，徒儿对不起你。”

孙倩脸儿一冷，道：“这与我有何干！”说罢转身掠去。她掠开之后，冷脸绽开了笑容。

躺在地上的尉迟隆的脸上也绽开了笑容。原来是，任媿的这一手，孙倩已告诉了他，并且告诉了他如何防备，怎样破解。当任媿跳开时，他已料到，忙按孙倩所告之法，足下轻走连环之步，双眼盯住她的左手，因右手执剑，发暗器必是左手。当她左腕一扬，尉迟隆的身形已提起，他按孙倩所嘱，在胸前贴了一帖厚达寸余的膏药。膏药也是孙倩所制，贴在胸前有增力、驱热、清心、提神之效。而这种膏药粘稠似胶，飞钉可入薄铁、硬板、骨肉，却难以刺穿寸余厚的膏药。即或那飞钉上有巨毒，也不能透过膏药散发到体内。这贴膏药有手掌大小，提起身形后，挺胸相迎，那飞针便扎在膏药之上，也只扎进有半寸深。

尉迟隆本是想作个样子，让任媿先喜、后惊、再羞，便顺势一倒。这样一倒，那声爆炸，也就喷不到口鼻，而是扇面般向上冲去。不想，树上一只灰狗被惊得一闪，机灵的任媿听到，不敢去察看，夺路而走了。

尉迟隆拔下那只飞钉，看了看，不象是有毒的样子，顺手甩向瀑布。顾不得再欣赏瀑布，转身放步走去，走了小十里路，才施展轻功，向灵参台方向飞奔。到了过午，离灵参台不为甚远了，他不敢再接近，被当作偷取灵参之人，怕是死无葬身之地。他来个转身，背对灵参台，小心地向前走

去，这样也许会迎到前来取参的郑可风或是来找郑可风的陆小姣。

他走得不快，因为要很细心地寻找，要看，要听，有时还左出几里右去几里，偶遇山洞什么的，还要静静观察，再悄悄地接近，这就费去了许多工夫，直到傍晚，还未走出三十里。他不打飞禽走兽，那得生火来烤，火光虽映不太远，可烟味能顺风飘出数里。来取灵参的，自然要偷偷摸摸，不管有多高的武功，也是能避则避，能躲便躲，这么大这么密的林子，几个人从一二里外悄悄走过，那是很容易的事。如果让陆小姣见到齐云峰就不好办了，尽管陆小姣会帮助郑可风，可齐云峰出于与陆观泰的关系，对陆小姣也要庇护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得手。

尉迟隆从孙倩那儿带了几天的饭食，对付了一口，选了一棵大树，提身掠上，找个掩在浓密枝叶之中的粗大桠杈，象树懒那样，栖息于上。这当然也要些功夫，尉迟隆练就了的，不仅可以躺在那上，还能入睡，从未因惊梦之类或是遇到什么险情掉下来过。

静躺了一会儿，刚要入睡，突然听到有脚步传来，他猛地直身坐起，手握住剑柄。

声音越来越响，而且是人行脚步声。噢？不是一人，是两个，似乎一重一轻。

脚步声在离他栖息的大树不足十丈远停下了。因是黑夜，看不清是何等人物。

只听一人说道：“良弟，天这般晚了，又这么黑，歇了吧！”

另一个叹道：“好吧。风哥，你在哪里？”

尉迟隆心中一动，怎么象个女人在叹息呢？亲切地呼风

哥，这个风哥会不会是郑可风？那么这个女子，会不会是陆小姣？不，声音不象，好象久居此地的关东人。

又听一人道：“我来生火，你弄点松枝吧！”

另一人道：“不必那么费事了，对付一夜，明天早些去寻找。”

火摺一闪，一星火很快变成了一堆火，火光闪闪，尉迟隆看清了这两个人，一高一矮，一壮一秀，二人面孔都绷着，似有什么遭遇。

这二人，正是天涯行客屈子明和女扮男装的峨嵋一轮月锦娘。他们在约定地点足足等了三天，不见郑可风的身影，锦娘又主张再等一天，依然不见郑可风找来，屈子明说咱们去找他吧。他们便在这一带林中四处寻找。茫茫林海中找一个人，谈何容易？好在屈子明经常在山里行走，对于山形地貌，对于方向位置，还有些了解和判断。

他们仍有煎饼，不霉不馊，依然吃得。因身边没泉水，屈子明不能扔下锦娘去弄水，无法用柔钢小锅做汤喝，只好那样干嚼。锦娘有些咽不下，屈子明劝着。锦娘明显地见瘦，粉团似的脸儿变得有些苍白，水明沙净的眼睛变得幽暗无神。

屈子明曾觉得这是个极好的机会，在对她的尽心关照中，在闲谈中，会把自己的情意表达得更充分，让她对自己信任並产生感情。后来才知道自己错了，越是这样，锦娘对郑可风越是思念、担心。令屈子明吃惊的，是前天傍晚在一溪边露宿时。

他们已生起个火堆，采了鲜蘑用小锅熬着，锦娘坐在溪边，伸手掠过根草茎，一小节一小节地掐着，掐了一根又一根。一小节一小节的草茎扔在溪水中，流水缓缓地带走了。

屈子明站在她身后，看了半天，也想不出让她宽心的办法。见她手中拿着草茎，突然笑道：“良弟，你是不是担心风弟出了什么事？”

这句话，锦娘在心中不知想过多少遍了，但总没敢说出口来，现在屈子明说出来，她还是通身一颤，道：“明哥，你感到什么了吗？”

屈子明摇摇头道：“不，我是在猜你的心思。我们给风弟算一卦好吗？你不知道，我还会些占卜呢。”其实，屈子明只是在练功时接触了两极四象八卦，哪里会占卜。

锦娘半信半疑道：“明哥，你真的会？”

屈子明学究似的念道：“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锦娘蹙眉一想，父亲曾逼她读过些书，她醉心武学，读时没甚用心，不过也有些印象，想了想，道：“这好象是《老子》，这与占卜有何关系？”

屈子明也说不出，硬着头皮道：“怎么没有，占卜者要练就这样的功夫，在恍恍惚惚之中，有象、有物、有精气，才能占卜呢。八卦你还知道些吧？伏羲将八卦两两相叠，演出了六十四卦，分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文王拘而演周易，他被纣王囚禁期间，推演了六十四卦，写了卦辞；又推演了每一卦中的六爻，共是三百八十四爻，亦写了爻辞，知道了这些，就可以占卜了。”

屈子明硬着头皮说的这些话，还真的让锦娘动心了：“怎么个占卜法呢？”

屈子明看过占卜，便道：“你来五十根草茎吧，要一样长短，权作蓍草。”

锦娘采够了，数了又数，道：“好了。”

屈子明俨然真是个占卜者，挺胸坐在那里，微闭双目，指挥锦娘道：“先取出一根，放在一边，这为太极。”

锦娘取出一根，放在身旁，道：“好了。”

屈子明续道：“把这四十九根，随意分作两把，握在两手手中。好了吗？好。从右手中抽出一根，夹在左手小指中。好了吗？好。用右手数左手手中的草茎，八根一数，八根一数。正好数尽吗？还是剩了几根？”

锦娘道：“剩了三根。”

屈子明道：“三根，再加小指中那根，为四，四是震卦。这是下卦。还要上卦，你如刚才之法，再来一次，看还剩几根？”

锦娘做完，道：“这次剩五根。”

屈子明道：“五根，再加小手指中一根，为六，六是坎卦。这就算出来了，上卦是坎，下卦是震，坎上震下为屯卦。”

锦娘把草茎放到地上，有些紧张地问道：“这卦中怎么说？”

屈子明看占卜时，觉得有些意思，顺便记下了一些。他本是要乱说一通，让锦娘开心的。不知怎么算着算着，他自己也不觉地走进卦中，也巧这个屯卦的卦辞大意他还记得。

屈子明依着记忆，解说道：“上卦坎，代表水，雨；下卦震，代表雷，运动。这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利建侯……”

锦娘叫道：“我不懂，我不懂！”

屈子明虽断断续续地记得这几句话，但也不十分明了，以自己的感觉解释道：“你可以想象出这样的情景，上面是

浓云密布，下面是雷声震荡，是下雨的前兆，所谓将雨闻雷。下了雨，滋润万物，草木萌发。但雨尚未下，云中有险，雷在震荡，这就是说有艰难又有希望。这卦是给郑可风算的，他现在虽有艰难，却又充满希望，这卦是成功的预兆。”

锦娘果然有些解颐，道：“是吗？”转而又担心地问：“这云中有险，有艰难，不知他都会遇到些什么？”

屈子明笑道：“被齐云峰所迫而逃，只身在林中跋涉，不是险和难吗？难艰已过，希望就会到来，就象经雨的草木要萌发一样，谁也挡不住。”

锦娘喃喃道：“这就好，这就好……”

可是屈子明把自己说动心了，自顾说下去，道：“万物都是此理，人更如此。比如一个人的命运、遭际、事业、婚姻……”说到这里望了锦娘一眼，忍不住道：“你我是兄弟，如果是一男一……”

敏感的锦娘怕他说出那个女字，那便使她为难。她已知屈子明早就看明，时有话语表露出来，再瞒下去也无益，不如说明了的好，让他说话受限些。

锦娘打断屈子明的话，道：“明哥，你大概已经看出，我是个女儿身，名儿叫锦娘。”

屈子明没有惊，却是一喜一忧，她承认是个女儿，是不是要向自己表白爱情？这是喜；也许是让自己说话、行动要慎重些，那便是忧了。难道，这也是将雨闻雷吗？

锦娘见他不作声，又道：“你对我这样好，我永远也忘不了。父母只有我一个，常悲叹上无兄姊，下无妹弟，现在，总算有个哥哥了。你把我当作弟弟也好，当作妹妹也罢，都是我的兄长。”

屈子明心里好醉，这真是情各有份，勉强不得，也硬争

不得。这种话，他曾听锦娘说过一次，不过那次她是以“男儿”之口说出的，现在是以女儿之口说出来，份量便截然不同了。

锦娘又道：“明哥，你会只喜欢弟弟不喜欢妹妹吗？”

屈子明到底是个男子汉，虽说有些勉强，但还是笑出声来，道：“锦妹，你看我是那种人吗？从我见到你时，就知道是个女儿。我就把你当作了……妹妹……”他这后一句话说得有些吃力。

锦娘自然知道这句话不实，可从他口中说出来，多么地不容易，令她好生感动。她觉得这是个极好的机会，索性把心思透出来，岂不是更好？

锦娘刚要张口，却听屈子明幽幽道：“小妹的心思，我也知道，郑可风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我一定帮助你们……”他的话自然而又诚恳。

锦娘虽是脸儿半红，却又热泪盈眶，千言万语，一时噎在喉头，竟然啾呀一声哭出声来，在哭声中断断续续有“……谢……谢……兄长……”几个字。

这以后，也就是从前天傍晚到今天入夜，两人真的如兄妹一般，相互关心照顾。

火光闪闪跳跳，锦娘半是自语半是对屈子明道：“这一带几乎找遍了，怎么不见风哥的身影？”

屈子明笑道：“女孩家就是心思重，就凭郑可风那样的人品、身手，不会出大事的。”

尉迟隆一听郑可风三字，心中一喜。他已听出这女孩对郑可风是一腔情怀，把她杀了，就是日后找不到郑可风，也算报了脱剑之仇了。

屈子明一跳而起，叱道：“什么人？”

原来尉迟隆心中一喜时，身子一动，树梢微微一颤。树梢的颤动没有逃过屈子明的眼睛，他站了个半川之马，手扶剑柄，又道：“何处朋友，请现身一晤。”

锦娘也挺身站起，与屈子明站了个八字形，柳眉微扬，杏眼半立，一扫刚才那颓然之态。

只见一团白影自树上飘然而下，飘落中似乎有一停一升，显然是在空中翻了个跟斗，然后稳稳落到地上。屈子明心中一付：这人功夫不弱，又不认得。

屈子明道：“朋友来自何方？”

尉迟隆道：“在下从来的地方来。”

这显然是不友好，找茬儿。

屈子明一笑道：“请问高姓大名。”

尉迟隆道：“在下自有名号。不过……”

屈子明道：“不过什么？”

尉迟隆道：“你要先报出名号来。”

这是蔑视，可屈子明没有动怒，道：“在下是天涯行客屈子明。”

尉迟隆身居关内，不知关外武林之事，听了后摇头笑道：“头回听说。那位呢？女扮男装的姑娘。”

屈子明和锦娘并未吃惊，知道刚才的谈话被他听去。

锦娘杏眼一闪，道：“姑娘叫锦娘，跟几位姑娘沾光，也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峨眉一轮月’。”

屈子明听了也一惊，他知道有长白四美，叫作“峨眉一轮月”、“巫山一段云”、“阆苑一堆雪”、“瑶台一枝花”，从未见过这四人，不想锦娘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峨眉一轮月”，这是说她象月亮一样娴静纯洁和清美。心中真是又喜又酸，喜的是锦娘是“峨眉月”，酸的是与己无缘。

尉迟隆笑道：“姑娘若是换了女儿装，定是绝色丽人。”

锦娘叱道：“少啰嗦，还不报名来。”

尉迟隆笑道：“听姑娘吩咐，在下复姓尉迟，单字隆，人称‘流星摩云’。”

锦娘也不知关内武林之事，道：“为何鬼鬼祟祟藏在树上？”

尉迟隆哈哈两声，道：“姑娘差矣！我本在树上睡觉，是你们自己走到这儿的，怎能说在下鬼鬼祟祟？”

锦娘一时结舌，哼了一声。

屈子明道：“朋友，幸会！既然朋友要睡觉，就不打扰了。锦妹，我们走。”

尉迟隆道：“要走，把姑娘留下！”

锦娘脸上一红，唾道：“无耻之徒，要姑娘打发你回老家吗？”

尉迟隆道：“姑娘只怕不能够。”

屈子明问道：“我们初次见面，一无梁子，二无过节，朋友为何要寻事？”

尉迟隆道：“生事的是姑娘她，非是在下。”

屈子明道：“锦妹何时得罪于你？”

尉迟隆道：“就是现在！姑娘，你知道吗？我的仇人郑可风……”

这话一出口，锦娘不由得啊了一声。

尉迟隆续道：“你与郑可风相好是不？那你也就是我的仇人。”

锦娘怒目道：“你待怎样？”

尉迟隆又哈哈两声，道：“郑可风已死在我的剑下……”

锦娘一震，惊道：“你说什么？”

屈子明道：“朋友是不是大言了？郑可风的身手，只怕你还杀不了他。”

尉迟隆哈哈道：“看来你很佩服他的身手，可在我面前便是个雏儿，牛刀小试，杀他易如翻掌，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锦娘也听出了什么，道：“哼！吹牛不犯死罪，不过该受受教训。”说着纤指一探，琤然有声，鱼肠柔业已出鞘，在火光映照下，寒光闪闪。

尉迟隆陡然一惊，她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剑？不能太看不起她。尉迟隆猛然想起，这剑跟陆观泰费尽心神弄来给了陆小姣的那口古宝细柳斜几乎无二致。这姑娘剑从何来？承谁为师？有何绝门功夫？

锦娘见他闷声不响，道：“怎么，怕了？怕了就快快走开。你既叫流星摩云，想必逃走时一定很迅捷的。”

尉迟隆怒道：“住口！你说这话？还不配！”

屈子明心中已猜出几分，道：“朋友，是不是什么时候与郑可风交手，失了半筹，故而恼怒，杀人不得，只好背后乱语？”

屈子明这是猜的，那失了半筹四字，让尉迟隆五内生火，而杀人不得四字，让他七窍生烟，这背后乱语四字让他脸上一热，怒道：“你才是胡言乱语。郑可风真的死在我的剑下了！”

锦娘一听却放了心，他说这话时底气不足，便道：“那我们就要给风哥报仇了。你接招吧！”

锦娘右剑左掌，左掌奔其胸中檀中穴，右剑刺他头上耳门穴。尉迟隆哪敢怠慢，拔剑相迎，转眼杀在一处，剑光人影时分时合，带起道道劲风。

尉迟隆轻灵一跳，欺身而进，想以一式飞星传恨夺得先机。

锦娘闪中出招，半卷珠帘，将来剑化解，继而转身翻腕，改削为刺，一式漂亮的青山遮不住，转瞬吐出，迅捷无比。

尉迟隆亏得轻快，身形一矮，堪堪躲过这一剑。半蹲着身施出琅琊七绝剑法，刷刷刷一连七式，连绵精密，锦娘心中暗叫：这剑法绵密难破，更是小心。她从云岭神姑那里学得的诗韵剑法，共有八式，本是十分地厉害，可是由于她内气内力尚未练到火候，所以施展出来，也只有六成左右的威力，而这六成之中还有二成是来自宝剑鱼肠柔，她自己的功力也只能将这八式施展出四成火候。

尉迟隆被她的诗韵剑法所惊。诗韵剑法，顾名思义，看来优美而有韵致，似乎是花架子，图好看，实则凌厉，式式都是杀着。他虽窥不破其中奥秘，却也加倍小心。在七绝剑法施到第五式时，突然挪步闪身，从腋下化出一式翠销香减来。

这不是七绝七式中的，是他自己演化出的损招，专门对付女人。这招是左手骈指去点对方的乳头，对方一定羞怒，而这一羞，却得失去半瞬之机，此时剑却向对方下阴扫来，更是无耻之极，必定迫对方更是羞怒，再失半瞬之机。其实这都是虚，两个半瞬之间，左手骈指而点对方朝门穴，剑也顺势一扬，变刺为抹，直奔关元而来。这无耻之招，对于一个初涉江湖的年轻姑娘，是能奏效的。锦娘羞怒之中，连声骂道：“无耻之徒！”“混仗！”“败类！”边忙忙躲闪，让尉迟隆夺得了两个半瞬的先机。眼看她的朝门、关元二穴要受制。若朝门被点则浑身酥麻，顷刻倒地；若关元被刺则血流肠出，一命呜呼。

“呔！”

一声巨喝，屈子明仗剑杀入。救人有几种救法，一是用功力使二人分开，各自后退；二是格开占先一方的兵刃，破解其招；三是攻占先一方的要害，迫其回手。屈子明用的是第三种，呔一声先给人知会，身影一闪便到了尉迟隆近前，剑奔喉下天突穴刺去。这一剑只有六七分力道，是解围之招，并非要取尉迟隆的性命，尉迟隆只得侧身一闪，回剑格来。此时锦娘惊中得机，闪身一滑，身影与尉迟隆相错而过。三条身影，三道剑光。尉迟隆心下大骇，怎么这个天涯行客也有一口宝剑，而且剑气扑来，如梦如幻，让人提不起真气和力道。他哪里知道，这剑就叫寄一梦。他以一敌二，自然大现劣势，十几二十招后，渐露不支之态。

尉迟隆闪身一跳，跳开一丈多远，锦娘以为他要逃走，喝道：“拿命来！”旋风般追至。

屈子明已凌空一翻，越过锦娘和尉迟隆，落到前面五七尺远的地方。人落剑出，道：“认命吧！”

尉迟隆一见两口宝剑，如影附形般缠住他，用不了多久，稍一不慎，就要身首相异。他二人占了先机，这两口剑帮了大忙。想到这儿，心生一计，大声道：“仗着人多，算何能为？”

屈子明道：“一人战你，也是同样，两人同杀，会让你痛快些！”

锦娘道：“你自认杀了郑可风，我们是为给风哥报仇，对凶手还讲什么人多人少。”

尉迟隆道：“你们敢与我对上几掌吗？”

锦娘道：“有何不敢！”

屈子明冷笑一声，道：“利剑在手，为何不用？今日不

是较量功夫，是讨还血债！”

锦娘道：“如若知趣，速速自裁，自击穴道，死得痛快，也落个完整的尸首。”

尉迟隆道：“看谁扔下尸首！”他提出要对掌，是想让二人放下宝剑，可屈子明识破了。他有些后悔，为何要说郑可风死在自己剑下呢？那不是激他二人拼死而斗吗？好在近得“绝招”，顺手向胸口衣内掏去。

屈子明叫道：“锦妹小心！”

尉迟隆左手上托着一物，有鸡大小，黑糊糊不知何物。屈子明断定是什么暗器，暴退两步，同时提醒锦娘。

屈子明的断定是无误的，真的是一暗器。这是孙倩作为报答他的相好而教给的。孙倩没有把独家暗器“飞虫索命”教他，教的是这“毒蜂追魂”。孙倩先是练这一暗器的，后来练就了更为厉害的“飞虫索命”，便把这“毒蜂追魂”扔下。尉迟隆与她夜夜有欢，她为报答，把多年不用的小盒找出，在山中捉了数十只俗名“地雷”的蜂子。这蜂子比蜜蜂要大三倍，装在盒中喂以毒药，并用内功加以驯化，驯得飞出后击不中目标能自动回盒，击中的因螫了对手，不能再活，便也不回盒去。孙倩教他如何施放，他也一看就会。本想不轻易使用，没想遇到两口索命宝剑，险象环生，只得以此来救命了。

屈子明道了声小心，尉迟隆阴恻恻一笑：“看招！”急施七绝剑法，连绵七式向二人攻去，屈子明和锦娘迎招时眼芒一直在他的左掌盘旋。尉迟隆一进身，拇指一挑，从小盒中飞出十多只黑黑的蜂子，箭似的向屈子明和锦娘射来。因是活物，会转弯、追踪，比死暗器更要厉害几分。

十多只蜂子，分作两帮，每一帮散开阵形，上下左右一